

## 北京广福观观览记



广福观 陈晨摄

□ 刚星莎

北京广福观坐落在地安门外大街上的烟袋斜街，紧邻什刹海，曾是一座道家宫观，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广福观建于明天顺三年（1459年），是一位彭姓太监将自己的私宅改建而成的，由明英宗敕建。广福观建成后，地位迅速提升，以至明代将管理全国道教事务的“道录司”设在广福观中。元代时，全国各地自行设道教管理机构，明代改为全国统一管理道教事务。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设全国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，称道录司，归礼部所辖。其职能包括：负责颁给道官度牒，三年一颁；总理天下道人；统领地方各道官衙门，即府之道纪司、州之道正司、县之道会司。道录司设左、右正一，左、右演法，左、右至灵，左、右至义，均各一人，选精通经典、戒行端洁者充任，不支俸。当时，领取一个道士证明要交8钱银子，大体相当于今天的300元人民币。这种管理体制一直沿袭至清末。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全国道教事务归民政部管辖，但广福观仍有很高地位。上世纪40年代时，广福观住持明慧道长还是华北道教总会的负责人。

广福观建成后，到清雍正年间重修，改名“孚佑宫”。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改建山门，民国后又复称广福观。

民国时期，广福观曾设有“安庆水会”。水会是北京早期民间自发组织的消防机构，一般设于商业密集区域，最有名的当数前门外大柵栏同仁堂独资兴办的“普善水会”，为北京城区最早成立的水会之一，曾参与皇宫火灾，被皇室封为“乌头”。

因为当时房屋多以木料构筑而成，防火功能极差，稍有不慎，容易“火烧连营”，损失惨重，于是各类水会应运而生。水会由当地的一些大商户带头发起，串联附近商铺共同协商成立，选出会首主持会务。随后要制定防火公约，再按铺户大小分等级出钱，以便购置防火器材，雇佣消防人员。水会成立后，会首只是一个名义职务，实际工作都转交当地的商团兼管，并在所辖地段内设一个水会驻地，驻扎值班消防人员和存放灭火工具。例如地安门外大街的“同济水会”，就驻扎在大街路北东角的一条胡同里，当年这个胡同口还树立了一座雕刻极为精致的木制小牌楼，在横额上刻有“同济水会”四个字。这个水会的会首是“通兴长”“乾泰隆”“聚盛德”等殷实商人的大买办。在烟袋斜街一片，则由“安庆水会”负责消防。

为了便于日常值班和昼夜巡逻，水会除雇用附近的少数闲散人员为固定消防队员外，还要指派本地段看街的人为当地消防队员。各铺店要按公约每月交纳一定数目的会费，作为水会的日常费用。水会的灭火工具以水车为主，再配一些撬钩、梯子、水桶、灯笼等。驻会固定人员遇到火情后及时发出火警，用鸣锣方式，立即通知各商铺出人集合，组织人员

到现场救火。除此以外，水会还要协助其他地区的救火工作。

1903年，北京城内官办的消防机构成立，名为“消防科”，隶属于京师警察厅。至此，北京城区中的水会完成历史使命。

广福观在历史上是个很有名的道观，不仅体现于它在道教事务中的地位上，还体现于它的建筑上。明弘治年间内阁首辅，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李东阳就曾写过一首诗《咏广福观》：

飞楼凌倒景，下照清澈底。  
时有步虚声，随风渡湖水。  
这首诗道出了广福观建筑在什刹海风景衬托下的神采。

广福观坐北朝南，依次有：

山门：山门为清光绪九年改建，山门上有石额，内刻楷书“广福观”，其汉白玉拱形券门上雕刻有缠枝花纹。天王殿位于山门以北。

三清殿：位于天王殿以北，三间。“三清”是道教最高的尊神，故而每个道观都必须供奉。三清殿内供奉“玉清元始天尊”“上清灵宝天尊”“太清道德天尊”，故名三清殿。

三官殿：位于三清殿以北，五间，前有月台。“三官”即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亦称“三官大帝”“三元”，为道教较早供奉的神灵。道家经典称：“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”三官大帝的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、地、水的自然崇拜。在上古社会，天、地、水是人们生产、生活的必要条件，没有它们，人类无法生存生活，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，虔诚地顶礼膜拜。

吕祖殿：位于广福观西院内。吕祖，即吕洞宾，唐末五代道士，传说他修道于终南山，元明以来称为“八仙”之一，道家正阳派号为“纯阳祖师”，俗称“吕祖”。吕洞宾本来是唐末书生，道家掌故传说，吕洞宾参加进士考试落第，路遇钟离权给了他一个枕头，他枕着枕头睡着后，梦见中了进士，在朝廷为官31年，身居显要、权位煊赫，后来被贬谪流放，路上风雪交加、人马劳顿，正在叹息荣枯无常，忽然梦就醒了，这时睡觉前煮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熟，他因此看破世情，追随钟离权出家修行得道。这个情节最早出自唐朝沈既济的传奇小说《枕中记》，就是成语“黄粱一梦”的出处，逐渐演成了道家传说。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与人合作的元杂剧，写的也是吕洞宾做梦悟道的故事。随着朝代演化更替，吕洞宾成为民间传说中最有人气的人物之一。相传他最后“落籍”岳州，“南极潇湘”，长沙理发业尊其为祖师，金银业亦供奉他为祖师，以为他可以“点石成金”。

现在，广福观各殿都已不再供奉神祇，而是用作展览，建筑物得到很好的保护。前几年修缮时，几座大殿内遗留的明清彩绘仍清晰可见。

广福观坐落的烟袋斜街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。烟袋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，为东北西南走向，全长230多米，只有五六米宽。

最初，这条斜街叫鼓楼斜街，到清道光、咸丰年间改称烟袋斜街，原因有两种说法。一是清兵入关后，满、蒙、汉军三旗的官员、兵民大多有吸烟的嗜好，烟铺随之兴盛起来。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，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戸开起了烟袋铺。这条街上的烟袋铺都是高台阶，门前竖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，黑色的烟袋杆儿、金色的烟袋锅儿，生动形象。斜街东口路北有一家“双盛泰”烟袋铺，门前竖着的木雕大烟袋足有一人多高，粗如饭碗一般，金黄色的烟袋锅上还系着红绸穗，十分醒目。北京曾有“鼓楼前的大烟袋——一窍不通”的歌后语。二是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支烟袋。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，东头人口像烟袋嘴儿，西头人口折向南边，通往银锭桥，看上去活像烟袋锅儿。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原因，人们慢慢称这条斜街为“烟袋斜街”。

斜街的出现与元代修建通惠河有直接关系。元世祖忽必烈修建大都，布局“前朝后市”，从永定门到皇宫三大殿是前朝，钟鼓楼后是市场。通惠河接通京杭大运河，使南方货物直接到大都的积水潭靠岸，各种商品源源不断供应大都市场。通惠河建成后，积水潭成了港口码头，大米、茶等源源而至，附近船舶如云，商棧林立。为使码头至鼓楼前有一通道，遂在积水潭至鼓楼之间修筑了这条斜街。它解决了交通急需，不但是北京城内最早的斜街之一，也成为当时这一带运输贸易的生命线。

明代以后，北京城市中心南移，通惠河水道开始淤积堵塞，运粮船已不能驶入积水潭。明清两代虽因漕运需要多次疏通河道，然终无复当年之貌，但烟袋斜街基本保留着元代格局和模样，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繁华。

北京人把“西单、前门、鼓楼前”作为传统的商业区，烟袋斜街是“鼓楼前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里有着浓厚的北京风情，整条街上，古色古香的门脸、雕花镂刻的门窗、藏蓝色的大门帘、门楣上悬挂的黑底金字牌匾都出自名家之手。因这里靠近什刹海，过去，夏天水多时会漫上街道，所以许多店铺都有高台阶，现在，当时著名的烟袋铺“广顺号”和“双盛泰”的高台阶还存在。

除烟铺外，这里还有卖毛笔的“文渊魁”、卖酒的“义和轩”、卖烧饼的“柏记烧饼铺”、裱画的“黎光阁”、理发的“西来顺理发馆”、做旗袍的“禄顺兴旗袍店”、卖羊肉的“洪记羊肉店”、洗澡的“鑫源澡堂”等，林林总总，风情浓郁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是北京西装裁剪的发源地。清末在斜街东口有一家“都不昆西装店”，是当时王公贵族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标志，也说明当时烟袋斜街是王公贵族经常光顾的商业区，因为平常百姓那时还接触不到西装这类高档货品。

在民国时，烟袋斜街称“小琉璃厂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什刹海周边都是王府，清灭亡后，王公贵族失去经济来源，常常变卖家中古玩，这里离王府近，交易方便，于是兴起了许多古玩店，经营古玩的宝文斋、敏文斋、绣古斋、抱璞山房等纷纷落户斜街。继琉璃厂之后，这里成为又一个古玩交易中心，所以称“小琉璃厂”。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就写道，当时宫中有的太监就在烟袋斜街开设古玩店，货源都是盗自宫中的文物。

现在广福观为什刹海历史文化展览中心。这是一座面向大众开放的街道博物馆，什刹海的前世今生通过实物展品、数字沙盘、手机AR等手段，向游客娓娓道来。展览以“没有什刹海，就没有北京城”为主题，用广泛征集来的百余件展品及多媒体展示手段，形象直观地将什刹海的地理形胜、人文古迹、历史底蕴、民俗风情展示出来。游人徜徉其中，可以沉浸式感受什刹海积淀已久的运河文化、王府文化、园林文化、非遗文化、四合院文化、名人文化、老字号文化等。

同时，这里也是什刹海地区居民的文化活动中心。街道利用古建筑，专门布置了文化大讲堂、书吧、居民历史口述室等文化活动空间。

## 呈坎晒秋

□ 王唯唯

说到晒秋，很多人会想到江西婺源篁岭村。悬挂在山崖上的篁岭村属于典型的山村村落，矮矮山丘之上，民居高低起伏，错落有致，层层叠叠。每到秋季，家家黛色的屋梁上挂着排排玉米，木头架上的竹筛里，火红的辣椒、金黄的菊花、赤红的小豆、绿色的瓜果、白色的萝卜、紫色的茄子、黄色的南瓜……酷似一幅赏心悦目的乡村山水画。

福建尤溪的桂峰村晒秋也挺有看头。桂峰村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，整个村落依山就势分布于三面山坡上。站在观景台上极目远眺，红彤彤的辣椒、黄澄澄的玉米、白花花的地瓜条，有放在屋顶的，有放在大院里的，有悬挂在房檐上的，跳跃的颜色与沿山而建的民居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秋收画卷。我看过篁岭村和桂峰村的晒秋，印象深刻。但是，我觉得安徽黄山的呈坎村晒秋也值得一看。深秋时节，专程去了呈坎村。这是我第二次去看呈坎村的晒秋。

一进村口，永兴湖畔的晒秋广场中央，各种用五颜六色果实拼出的图案映入眼帘。一位慈祥老者与两侧的孩子手捧丰收成果，摆出“农民丰收节”红黄相间的字体，红的是辣椒，黄的是玉米。在主图两侧，分别是抗疫中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和解放军战士的卡通形象。与篁岭村和桂峰村晒秋不同，呈坎晒秋以丰富多彩的图案、生动的晒秋场景，赋予了原生态的晒秋新的含义，构成了秋天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

晒秋是呈坎村由来已久的传统习俗，也是皖南地区普遍存在的生产生活现象。稍懂农事的人都知道，皖南气候潮湿，为了更好地保存农作物，每年秋季，村民都会利用晴好的天气，将刚收获的农作物晾晒在村中晒场或房前屋后的晒架上。当然，晾晒并非秋季专属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晾晒，只不过秋季是一年之中的丰收季节，表现得更为丰富、更有“神韵”，再加上秋天大自然景色的完美搭配，使景色更美，更具吸引力。

第一次去呈坎来去匆匆，这次决定不走了，找了家民宿住下来。傍晚徜徉于村里，依旧是满眼繁盛，茶馆饭店、商铺作坊，飘着

浓浓的烟火气。一砖一石、一巷一墙，斑驳着文化的脉络。经过格子红木窗台，只见上面卧着一只三花猫和一只黑白猫，一看就是“天生一对”，只是不知道是一对恋人、一对朋友，还是一对姐妹。夕阳的余晖像碎花丝绸，朦胧地洒落在窗台上，也洒落在攀爬土墙的藤蔓上，非常写意。老宅门前，老人们喝茶闲聊，孩童们上下楼跑，女人们忙着剥豆洗菜，一幅徽州民居的原生态图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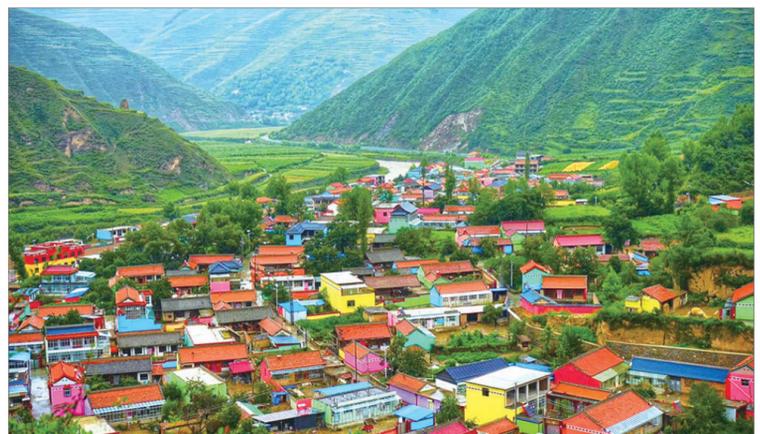
据记载，皖南著名古村呈坎，其村名出自八卦，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，早在宋代就被朱熹誉为“呈坎双贤里，江南第一村”。村中拥有东汉及唐宋元明清历代建筑180多处，现有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21处，被誉为“国宝之乡”。

民宿主人姓李，今年63岁。我和老李围桌而坐。我边吃饭，边品尝正宗的徽州土菜，老李喝酒抽烟，很少动筷。女主人坐在一边忙着串红辣椒。我问是不是串好了明天拿出去晒。老李说这是一位明天要来的游客买的。我又说这几年游客多，村里人的日子都好过多了吧。老李接过话茬，“那是那是，每年‘九月九’是我们这里晒秋节最热闹的时候，游客一拨一拨的，不光是看，走的时候都不带空手的，带不走拿不动也没关系，村里有快递点，把东西往那一放，丢个地址就行。”

清晨，在公鸡打鸣和鸟儿的歌唱中起床，走出大门，此时的村子刚刚从幽静的梦中醒来，在清澈的晨光中，彻头彻尾的古朴、安详、清秀，经过清露的洗礼和润泽，就如一位素衣风尘的女子，更显一种陌上花开的恬淡。吃过早饭，跟老李一起来到广场，在他的指导下，忙着晒五颜六色的农产品，亲身体验了一回晒秋的乐趣。

一缕阳光穿过对面山峰，大大方方照进了村里，干净的阳光将深秋的呈坎打扮得如同喜过新年。站在广场中央，看着特有的徽派民俗“春祈秋报”的晒秋场景，我想，无论外世界的面容随着岁月更迭如何变换，呈坎村民都在安静的阳光下重复着自己的劳作，以自己的方式认真乐观地生活着。他们波澜不惊的脸上，看不出劳累、怀旧或者担忧，而是呈现出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。

## 五彩藏寨



五彩藏寨西尼沟

□ 放猪江湖 文/摄

那天，我一个人去了甘南，在藏地卓尼，路过一个叫西尼沟的藏寨时，雨急风大，但似乎正适合一个人静静游览观赏这个山谷里别具风情的藏地村庄。

沿一条小径前行，传统的藏式民居墙壁上色彩缤纷，一眼看去，像是巨大的彩色板，上面的图案大多表现的是风景或者村民劳作的场景，还有一些藏地儿童游玩场景和民族服饰。

寨子里的民居建筑顶端以红白配的样式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屋顶大部分是青瓦铺就，站在高处望去，高低错落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民居是我们常见的混凝土平房，外墙全都涂上了鲜艳的颜色，宛如童话乐园。

据说，这个村子是当地政府专门为发展乡村旅游而精心打造的，以“梦幻西尼，童话家园”为思路，定位为旅游专业村。

对于我这个不期然的“闯入者”，这里的村民似乎并不惊讶。路过一户敞开门的人家时，门口的藏族阿妈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和我打招呼，从她的肢体动作来看，她似乎是我到她的庭院里避雨，我微笑着摇头，摆手婉拒。

置身于这样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村庄，听不懂当地语言是最大的遗憾，无法交流，就无法获得深刻的游历感受，不过好在我遇到了一个藏族大哥，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

子，我和他搭讪，他回应我的是汉语，这让我颇感惊喜。他说，西尼沟藏语叫“司日纳”，传说他们的族人早年间来自西藏，看到清澈的西尼河，便在这里建筑家园，世代繁衍生息。

这位藏家大哥说，这里属于卓尼县纳浪乡。作为行政村，西尼沟辖6个村民小组，300多户人家，人口1000多人，地理位置处于甘南和定西的交汇处，距离卓尼县城42公里，也是从东边进入卓尼的第一个藏族村寨……

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。我说你的汉语说得这么好，一定是个文化人儿，他笑了，说自己是一所小学的老师。然后他说，“我们这里是全省第一个五彩村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蓝天白云，简直就是童话村。”他说这些的时候手舞足蹈，看得出，这片大地的美丽是他骄傲的资本。

西尼沟五彩村沿着山谷走势，铺陈于绵延的青山之间。风雨微弱的高山，我登上村子旁边一座修有栈道的高山，在一处观景台俯瞰村庄，只见布局整齐有序的彩色民居点缀在翠绿山谷之间，安然的时光里，绿水喧哗，青山静默，如梦似幻。

继续沿登山栈道前行，在更高处远望另一侧山谷，西尼河自远方蜿蜒而过，河岸上无际的沃野良田，目光经过，尽是画卷——那微黄色与碧绿色相邻，深青色与鹅黄色并行，在河流两侧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线条，美化了藏地山川……

本版插画 王超



演法殿